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傳卷四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余讀孟子此一節深寤人主左右不可無賢士大夫

也夫日與宦官女子處有過不知見惡不諫沉醲昬憒卒與桀紂同科其亦可悲也已惟有賢士大夫常在人主之側時聞善言必知所警時見善行必知所慕日復一日新而又新帝王之道可疾策而進矣然士大夫之學亦不可不講也事君之道與其正言直指使人主有殺諫臣之名不若微辭緩語旁引曲取使知自警之爲愈也孟子之學傳自子思源流旣正故其開陳之際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郁乎其可觀懔

乎其可戒也齊宣王方爲貨色侈大所淫蠱昏迷顛倒中乃時聞孟子之微言警論其所得亦已多矣余以是知人主左右不可無賢士大夫也夫宣王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好大喜功而於民事略不加意土地荒蕪不問也遺老失賢掊克在位不問也四境不治如此此亡國之道也使孟子直以此意諫之徒起人君之怒益生厭諫之心此徑情直行之道非聖門之所尚也披玩其言深有意味託物引

喻比類陳辭使聽之者不驚味之者生畏不逆其耳而深注其心此聖王之學所以為可尚也觀其有託其妻子之喻是其意以謂斯民乃宣王受天子之託也而凍餒之可乎又有士師不能治士之喻是其意乃謂諸侯之職分民而治令為諸侯而不問民事可乎其意在此其言在彼宣王初未之覺也前則有棄之之對後則有已之之對夫朋友不職則當棄之士師不職則當已之此人之情也今四境不治則宣王

失職矣推朋友當棄士師當已之義以自反則宣王當如何乎想宣王聞之其心警動可得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闕

而况其上有如伊周者乎然而人君多喜新進而惡見老成何也夫元老大臣動循故事語有成法使人君喜不得過賞怒不得淫刑人君意欲有為必執先世之規摹與已見之成敗以為言此人主所以多不快而至於惡見也至於新進小生未更世故罔識物情視前

聖為迂踈輕一世為流俗隨人主之喜怒違先世之
典常至於破壊規繩毁滅法度卒之違怫人情放肆
淫侈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孟子所以拳拳於世臣之
論且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謂有世臣
而已矣今主無親信大臣矣昔時所進皆新進小生
皆超越老成而驟用之其言不效敗人國事又不知
誅絶焉此其所以可悲也亡者謂絶也觀此一節豈
以齊王意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求所難

得之事而朝廷老臣知其不可皆已去位而信稷下
先生如淳于髡環淵等輩肆無稽之談爲高大之説
卒之一事無成乎不然孟子何爲立此論也宣王聞
孟子之言亦厭稷下之論而知前日之錯謬也乃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嗚呼孟子之對何其勁捷
也其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是也夫朝廷進用人材
曷可輕哉常如不得已可也苟不加思慮輕易用人
不幸有如公孫疆趙括輩一旦超越於諸公之上而

大至亡人家國小至陷害生靈可不謹歟且一介之小必有故交一家之微必有親信況一國之大豈無腹心元老大臣乎使人主用先王之臣守先王之法自足以保民而安國必將為後世子孫計其進用人材也亦未可輕當使揚歷内外諳知始終惟經艱難者則不敢輕易惟嘗敗事者則必知審詳念世路之難行則言不妄發識物態之難保則動必致思必使下民鄉之元老信之吾心安之然後可用耳豈可不問

久近不驗踐揚一言合意驟加進擢而遽使畀踰尊踈踰戚豈不傷元老之意而失一國之心乎故孟子教宣王用人之法曰王勿以左右諸大夫國人之好惡而進退人而殺人也當自致其察者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而吾必見賢見不可見可殺然後用之去之殺之是也夫所以不輕信於左右者恐小人交結便嬖以進身如柳宗元輩者所以不輕信諸大夫者恐小人交結權臣以進身如

谷永輩者所以不輕信國人者恐小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以進身如鄉原者其好惡果可輕哉然則不信左右諸大夫國人好惡吾當自以所見而進退之而殺之可乎曰不可也人君自任好惡安知不出於私情哉惟左右諸大夫國人衆口一辭曰是賢人也是不可也是可殺也然後吾存之於心驗之於事嘿觀其所爲陰察其所向必待見其所謂賢見其所謂不可見其所謂可殺與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一切

脗合然後用之去之殺之耳如此則小人無以肆其姦而君子得以行其志殺不妄殺人不苟去而所進之人皆足以保我子孫黎民而為民父母之道得矣然而唐武后之用人最為輕易故當時有杷椎腕脫之語而一時人材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至如德宗用人最精而東省閉閤累月南臺惟一御史當世人物皆為兩河諸侯之用貽唐室無窮之禍今宣王區區戰國之間以得士則存失士則亡

而孟子教之精選遲久如此吾恐不得志之人相率而去如商鞅去魏適秦而魏連喪師韓信陳平去楚適漢而項籍至不保其首領禍福之速如此則將何處乎曰武后之取人未至於畀躐尊而德宗之精選初不聞有可親信者其心所謂元老大臣者盧杞而已矣審吾真有元老大臣亦何憂於商鞅陳平輩哉使惠王聽公叔痤之言則商鞅必為吾國之忠臣使項籍行范增之計則高祖亦安有後日之望乎然而

見賢見不肖見可殺又不可不講也德宗見盧杞爲忠而用之見蕭復之輕已姜公輔之賣直而去之當時亦不聽滿朝之臣而自見之也孟子之言果如何哉曰此孟子深意也夫齊王之見正待孟子琢磨之使其親信孟子於一言之下格其非心仁義著見則賢不肖豈能逃其所察哉如德宗者正自顛倒錯亂其賢不肖如何明白其賢盧杞而去蕭復等此其不講學之罪也此又孟子之遺意予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余讀此章誦孟子之對毛髮森聳何其勁厲如此哉及思子貢之說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何其忠恕若此哉夫孔門之恕紂如此而孟子直以一夫名之不復以君臣論甚可怪也予昔觀史紂為武王所迫自燔於火

而死武王入至紂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親以劒擊之以黃鉞斬紂之頭懸之大白之旗余讀之掩卷不忍至於流涕曰嗚呼武王雖聖人臣也紂雖無道君也武王嘗北面事之何忍為此事也或曰此武王行天意慰人心也嗚呼天道乃使臣下行此事豈天理也哉人心乃欲臣下行此事豈人心也哉反覆求其說而不得將以武王為非乎而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

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敢以武王為非耶抑以武王為當然耶隱之於心慘怛而不安驗之於事則親弑君首懸之於旗可乎而孟子更不以君臣論其意直曰行仁義者乃吾君殘賊仁義者乃一夫耳雖尊臨宸極位居九五不論也嗚呼使孟子當武王之時必為誅紂之事矣夫其心既見其為一夫不見其為人主將何所不至哉且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殺兄石碏殺子皆聖賢之不幸也不知古人之

見直與今人不同乎抑無乃此心之震掉乃人欲非天理乎不然孟子何以勁辭直言略無委曲耶孟子亞聖也豈有失道之言乎而又孔子如此說中庸如此說又觀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逐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寔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又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

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是知古人直不以放弒逐君為過當也嗚呼言之且不可況為之乎夫湯之放桀與夫衛之逐君顧臣子所不當為矣而武王乃至親射之以劔擊之以鉞斬之孟子至謂之誅一夫而孔子中庸又稱大之余讀聖賢之書無不一一合於心獨於此而慘慄若以謂不當為者余一介鄙夫豈能望武王周公孔子中庸之道萬分之一乎而獨如此何也然而有子貢之説為之據而

孔子又無誅一夫之說此余所以不敢決是非俟世之有道君子爲之折衷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

孟子之學自格物知至正心誠意以至於爲天下國家其語之甚詳其擇之甚精矣其在戰國時衆皆知戰爭詭詐之計爲高而孟子以格物之學窮之乃見天下苦於戰爭詭詐之說人人思息肩於帝王之道也故其胸中自有一定規模如植桑種田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幼者皆得其所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仰事俯育不漂流於溝壑使一國行之則天下之心盡歸於此不煩兵甲不用詭謀而四海大治矣此

其規摹也如見梁王則以此曉之其見齊王又以此曉之諄諄誨語拳拳念慮其意安在哉欲得天下同樂其樂而安於帝王之道也夫使當時人君無意於天下則已儻有意於天下舍孟子之學而欲聽商鞅之說孫臏之說蘇秦張儀之說稷下先生之說余恐殺人愈多人心愈失秦始皇并吞六國夷滅諸侯晏然自以謂日之在天身死未幾而與鮑魚同載至其子二世聽趙高之邪說殺扶蘇殘骨肉行督責之政

興驪山之役一夫作難七廟皆隳此戰爭詭詐之效也天理昭然豈有不以仁義而能長久者乎孟子深悲天下之勢必至於如此故勤勤持仁義之說而時君世主聞見既熟思慮既深漸染既久藐然不以為意終使暴秦得志宗廟邱墟社稷破滅而後已可勝歎哉觀此一章乃宣王欲孟子舍所學之規摹而就其所學之貪暴故孟子設譬以問之曰為大厦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為梁棟之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

所以喜者以造大厦而有其材則大厦指日可成矣有匠人者元非造大厦之手而不量高下不問輕重乃斲而小之是壞大厦之材而宮室不可成也此王所以怒也夫造大厦者必須大材豈有造天下而不用帝王之道乎有大材而戕賊之則大厦終不可成矣豈有以帝王之學入陰謀詭計而能造天下者乎蓋爲天下國家必有天下國家之材如商鞅孫臏蘇秦張儀稷下數公之說皆閭閻市井商賈駔儈之材

也將以此輩為天下國家之材宜乎亂亡相繼至秦而大壞也宣王欲孟子舍帝王之學而為駔儈之學以遂其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志可謂不知輕重矣此無他以習俗之久深入肌骨未易洗除也又為之譬曰今有萬鎰之璞欲取以為珪璧之用王其能自取之哉必使玉人彫琢之吾無與焉可也有此玉者在王而彫琢之者在玉人夫玉人之彫琢也其心手之應思慮之精法度之密豈他人所能知

哉王欲琟璧之用取責於玉人可也而乃强與其彫琢之事曰如是而解璞如是而製玉如是而作圭如是而成璧使玉人盡棄其心手思慮法度之用余知玉人謝而去矣國家猶玉之璞也孟子猶玉人之善彫琢者也有國家者王而所以用天下國家者在孟子之學彫琢一聽於玉人用天下國家一聽於孟子可也今使舍平昔所學而曰效商孫之計效儀秦之策效稷下先生之論以遂吾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撫四夷之志是猶教玉人彫琢玉也玉人不肯舍其所守以從王之欲為天下國家豈可令人舍其規摹而從市井駔儈之計哉玉人不能施其術則將謝而去孟子不能施其道亦將浩然有歸志矣嗚呼孟子可謂特立獨行者也當戰國之際戰爭縱橫詭詐之說蕩如稽天焚如野火而孟子獨守帝王之道超然於頽波壞塹中不枉不撓不動不盈余讀此時之史見夫戰爭之說縱横之說詭詐之說遍滿天下而孟

子之言間見層出於諸說之間是猶糞壤之產芝菌而喧啾之有鳳皇也久之諸說消亡灰盡煙滅與糞壤同歸於無而吾孟子仁義之說炳然獨出與日星河漢橫厲古今嗚呼吾儕之學當何學乎余所謂祖帝王而宗顏孟者似不可忽也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世之疑孟子者以謂周王在上而勸齊王以文武之舉以謂無天子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而興滅國繼絶世者乃王者之事今齊人伐燕不出於天子已可誅矣而又欲盡取其國且滅人之國絶人之世非王者

之道也孟子不以此義正之而引文王之末取武王之取商以對焉是許齊以文武之事而更不論天王矣此所以說者之多疑也然余攷之若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魯哀公曰請討之夫天子討而不伐是征討乃天子之事孔子何爲以天子之事望哀公豈不僭亂乎曰是有說也其說如何哀公如允孔子之請孔子則將請於天子以天子之命命魯率諸侯以討之孟子所謂取豈非出於此乎或曰論語

孟子所載本無此意而曲爲之説何哉曰孔子大聖人也孟子大賢人也後之學者窮年卒歲講論師承未能望萬分之一而欲以私意置聖賢於不義之地此何心也哉聖賢之生也受天之正命稟天地之間氣命世開物與天地日月同其造化蠢爾微生不知尊敬乃欲於昏醉之中妄論其施設此余所以獨探聖賢意之所在而不問其言之有無也余之意如此乃尊聖賢也尊聖賢者乃尊天也天其可慢乎余抑

嘗以其時攷之齊當伐燕時乃宣王之十八年楚懷王之十五年秦惠文王後元十一年而周赧王之元年也孟子以天理觀之周自平王以來世無令王至赧則極矣此天之所廢不可興也尚忍言之哉下此則秦楚齊爲大國秦楚皆僭號稱王其無君之心亦世襲其惡矣夫所以能爲國者以有禮法也有秦楚專恣不問禮法使其得志必放肆暴横亂名改作帝王之道將墜於地而天下之民將爲血肉無息肩之

所矣惟宣王乃虞舜之裔而又胄次恢廓仁厚博大使其行孟子之言帝王之道或可興於旦暮而生民性命或可置於太平也論天下之勢不歸於齊則歸於秦不歸於秦則歸於楚懷王愚闇天之所廢也使楚得志勢當如秦而秦乃世有英特之主其勢當盡歸於秦所可賴者尚有宣王與之抗衡耳故孟子力陳王道使齊王行之齊儻得志吾道庶有望也柰何宣王終不能行其言而其勢卒盡歸於秦秦自孝公

以來專行刻薄之政為富國强兵之謀一旦并有天下必尊先人之法盡燒六經盡殺儒者以自快其意矣後始皇得志視聖道如仇讎視斯民如草芥天下大亂兵戈四起至漢乃小定而挐戮之令挾書之法至文帝而方除嗚呼尚忍言之哉孟子知其勢必至於此也又念帝王之道將滅絶而不復興而生民之命將為魚為肉不復得齒於人類也此所以急為齊王陳王道以障潰壞之勢焉學者生乎千百載之後

不以其時攻之而妄爲詆訾其亦可怪也已然而子之竊國其罪當誅齊王請於天子而伐之誰曰不然至於伐而獲勝已不逃於擅興之罪而又以一時之邪說以濟其貪欲之心所謂一時之邪說者不取必有天殃是也當時六國之爲邪者徧持此說以道諸侯爲不義之舉不問理之是非也爲當世之君者亦樂聞其說得以快其私意而甘心焉據而言之以爲口實如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何等邪說哉是

天使人爲不義之舉也夫在天爲命在人爲義顧義
理之所安即天之所安也何有舍義理之外而妄立
一天以誑誤當世乎此可誅絶者也夫齊不禀天子
而伐燕旣伐燕而謀取其國皆義理之不當者也今
齊王侥倖五旬而取之乃以謂非人力之所能至乃
天與之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不問義理而别求所
謂天豈非邪說之害道乎孟子知其所謂天者不問
義理所以以民悦不悦文王武王之事對之亦可謂

能陳善閉邪矣夫民之所以悦者以義理之當也其所以不悦者以義理不當也義理不可見當以民之悦不悦卜之民心悦是義理之當義理之當是所謂天也然則今燕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可謂民心之不悦也夫民之所以悦者當子之之亂如蹈水火中謂齊王以親仁善鄰之義來救斯民之命而不許其因亂以取吾之國也顧吾所以處之如何耳處之之道使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燕國之望也若因其悅而欲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此盜賊之心此所謂水益深而火益熱也燕國之衆將視我如仇讎矣尚何天殃之足云乎昔人或問勸齊代燕孟子對之有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之語是欲㝵之於周王也然則聖賢之意皆自有謂故余戒學者當考其時逆其意而勿於語言之間遽以私意議論聖賢之可否以獲戾于天也戒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有侈大之心無理義之舉孟子比之以緣木求魚且曰後必有災宣王之意未必以爲然也而稷下先生之論方且指天畫地陽開陰闔以左右推挽之今爲取燕之後

特小試其志耳而當時惠文王在秦宣惠王在韓襄王在梁武靈王在趙懷王在楚已環視不平矣而又謀人說客鼓動于其間將以救燕爲名一舉而盡取之嗚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果可以兵力勝乎齊王固已爲之沮喪況又其大者當何以處之夫宣王行孟子植桑種田謹庠序申孝悌之說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仰事俯育不漂流於溝壑此理義所安也天下方以戰鬬縱横詭詐爲

事皆不由理義者也故東服則西反南降則北侵而齊國能信孟子之言行先王之政其仁風德澤揺蕩浸潤雖無意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而是數者將自在吾德化中矣惟其不聽孟子之言徒有侈大之意所以小試於燕而諸侯皆欲伐之至於沮喪怵惕求所以待之之計亦可謂失策矣孟子所以言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而王以千里而畏人夫所以七十里而有天下以由理義也今王以千里而

畏人以不由理義耳何謂理義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葛伯如此所為無理義之心皆盜賊之計湯為其殺是童子然後征之四海之內坦然不疑皆曰湯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始其規摹遠大循理義而行故無敵於天下至於仁風遠播德澤溥臨東面而征西極於夷有苦其君之虐政者則怨湯曰等皆民也何為獨後於我乎南面而征則北極於狄有苦其君之虐政者則又怨湯曰等皆民也何為獨後於我乎四方望其來征如大旱之望雲霓也夫湯之征也動循義理王者之師也何以見其動循義理且以兵臨人之國者無不驚惶恐怖蓋發人墳墓焚人郊保

虜掠人畜俘繫老幼使寃氣動地哭聲震天此常態也而湯之征也則有異焉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嗚呼民方憔悴於虐政而湯舉動如此湯之未來則如歲之大旱也其嗷嗷也甚矣湯之已至則如時雨之降也其誰不鼓舞而怡愉哉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此之謂也令燕有子之之亂民方皇皇無告齊兵之來亦猶大旱之望雲霓以謂將拯我於水火之中也而乃樂禍幸災效盜賊所爲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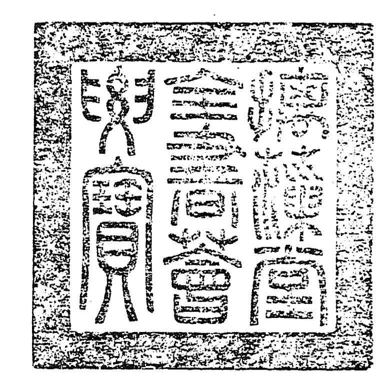
父兄係累人子弟毀人宗廟遷人重器天下聞其取燕國已不忍而又聞所爲如此人人爲之不平四方起兵不爲無名矣夫天下固畏齊之强今又倍地其强益甚爲四方諸侯者安得不爲後日之計而謀人說客亦安得不恐動搖撼談利害論時幾以必取於齊乎夫齊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皆欲不由理義中行而得之其規摹措畫無不以幷吞貪冒爲意略不以生齒爲心彼稷下諸公張口緩頰無

一人引之於理義以助孟子者皆欲爲詭詐貪冒而已矣故其一出不聞善政而效盜賊之計以動天下之兵以是知士大夫之學不可不先立規摹規摹由理義則舉動皆理義規摹由貪欲則舉動皆貪欲以湯與齊宣王考之蓋可驗矣夫秦暴虐斯民燒詩書殺學士行督責之政肆㤓刻之心步過六尺者有禁棄灰於道者被刑漢高祖入關不殺一人乃勞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公約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是亦成湯之舉也顧此一舉乃為漢四百年基地其規摹豈不大哉宣王不知此理已無可言者矣今欲止諸侯之兵亦豈無術乎且天下之心歸於理義而已吾始也不由理義而終也歸於理義是雖失之東隅亦可謂收之桑榆矣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民皆仰之故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宣王殺人父兄係累人子弟毀人宗廟遷人重器過孰大焉一

聞諸侯動兵乃能引過歸已即時改悔出令甚速反其老幼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此王者之舉也天下誰不仰之乎夫宣王失於始而得於終使諸侯不敢加兵則理義之可以行吾志也明矣而俗氣深入邪説方熾終不能盡行孟子之言豈天之將喪斯文歟徒使人悠悠發歎耳

孟子傳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　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五 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八十六 經部

孟子傳卷五

宋 張九成 撰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禮曰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是君之與民同心而異形同氣而異息豈有凶年饑歲民轉溝壑散四方而君擁倉廪府庫之資超然自足不以民為事哉是君民相絶血脈不通而身心異處也其罪在士大夫不能通上下之情上之德意不能宣于下以固結民心下之哀苦不能復於上以開道君意使堂上遠於

百里門庭遠於萬里尊卑闊絶而上下之情踈名分深嚴而廉陛之交絶平時暇日君尊如天有司尊如鬼神高深崇固與下民絶不相知饑荒不問凍苦不收民已絶望於君君亦絶意於民相視已如行路之人耳一旦風塵四起郊壘多兵乃欲使之前即死地以保我國家衛我宗社豈有是理哉夫平時視之如路人有急則亦若路人而已平時饑凍不相知有急則安危亦不相知耳審如是則鄒穆公何怪於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鄹然而穆公之所以責民者尚未知其故也孟子於是深言其所以謂凶年饑歲民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而君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不能出一銖一粒以濟其急今日乃遽責以死事其可乎故引曾子出乎爾反乎爾之說以爲對焉夫今日民之不救有司之死事穆公爲之不平昔日有司不救民之饑荒穆公何爲邈然不問乎且曰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所謂仁政者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得其所者安之如父母之於子保護愛惜鞠衛撫養使下民之心日親於君父則緩急之際執戈而前以死自誓以保我國家宗社如子之於父母矣先王審知此理所以周流天下巡狩四方使君民之情常相浹洽熙如酒醴薰若芝蘭君念念在民民亦念念在君故遷都一事耳盤庚以天子之尊而至親臨軒陛而使民咸造王庭且人人登進之拳拳曲折告

之以所以遷都之意夫我固所有也吾欲遷都誰敢不從有不如令驅之殺之有何不可嗚呼此董卓之見盜賊之謀也先王之心豈恐爲此哉必低回下意丁寧辨析明告以利害之原深迹其是非之寔使民心曉然相聽乃始遷耳不然先王未敢也此三代之所以爲令王歟秦自商君以來視民如草芥至始皇而尤甚名分嚴矣上下辨矣令之則聽禁之則止豈不快意至二世則又尊矣深居簾幕如在九霄而不

知民心皆離無一人有愛君之心者及陳涉一呼天下響應英雄豪傑奮臂而起有智者設智以亡秦有力者出力以亡秦有謀策者畫謀策以亡秦誅降王子嬰不當狐免無一人憐之者嗚呼前日之所謂尊嚴者安在哉深可悲也夫上下相通此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在易天地交爲泰及考其象乾君也乃居下坤民也乃居上顛倒如此何以爲泰乎蓋此卦乃畫君民之心非君民之位也以謂君之心不念下

民而巍然在上飢寒不問老壯不知民之心不念君上而頹然在下國家不恤宗社不關此所以爲否否者閉也夫孟子言其大槩余恐後世未究也故又推先王之心及泰否之象以見君臣不可相忘者至於如此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讀聖賢書者不當泥其言當觀其用勢有不同用亦多變以用觀聖賢聖賢雖往其心常炯然無今古也且齊宣王問交鄰國孟子對以事大事小梁惠問雪恥秦楚孟子對以省刑薄賦兩者叅觀余所謂勢有不同用亦多變者此也宣王好大而不肯下人能事大事小則天下服矣惠王一於報怨而不知恤民能省刑薄賦則天下無敵而其恥可雪矣以是知孟子之學淵源甚深隨勢而爲高下天下無有不可處之

事也至於滕文公問事齊事楚既不以對齊王之語使下之又不以對梁王之語使上之何也蓋滕小國也齊楚非賢君雖下之不能已其并吞之心地勢迫蹙難以設施雖行仁政未能感動天下事至於此亦已窮矣將事齊則楚兵在南門將事楚則齊兵在北門蕞爾之國絶長補短不過五十里而齊楚并吞噬齧地方數千里車馬之衆甲兵之多一拂其心兩師歘至猶舉泰山以壓螻蟻也其勢亦已危矣事既窮

勢又危然則有何策以當之乎曰聖賢無事不可處其歸安於理而已齊大國也魏亦大國也地可以設施民可以陶冶事大事小省刑薄賦隨分酬酢自有餘地未當以死言也至於勢既不可支事又無可爲則其計在死社稷耳夫宣王事大事小理義也惠王省刑薄賦理義也文公效死勿去理義也理義難識固當審處如何耳夫死本非難事以凡俗之心觀之無不驚懼至於聖賢以理義爲重而以死生爲輕曾

子以一死易一簀子路以一死正結纓事在理義與事大事小省刑薄賦其用一等也死雖非聖賢所難然勢不至於危事不至於窮未肯以死言也儻不觀可否不問事勢一以死為理義此匹夫匹婦經於溝瀆之見也非聖賢之道也夫使齊王以死言則將興兵四伐而不論理義矣使梁王以死言則將驚懼憂惶失節喪邦矣吾因觀文公所對乃知孟子之學千變萬轉其用常有餘地且以常人觀之文公在兩大

國之間無地可號令無民可捍禦疑若無謀矣而於無謀中乃又有效死之策焉夫使民效死而弗去此仁者之政也儻非平昔固結民心豈一旦遽能至此地哉孟子乃以告文公何也曰此又孟子權其人而言之也夫文公之爲世子也之楚過宋得見孟子孟子指性善以示之一言之下頓有所入乃能於頽波壞塹中軒然行三年之喪使四方來觀之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是其所得亦可知矣及其問爲

國之說孟子告以三代之道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告以潤澤之語仁風遠及使許行之徒負耒耜自宋之滕而願爲其氓則其能行孟子之言而信其所學在戰國之間一人而已矣其使民效死勿去固所優爲也惜乎無湯七十里又無文王百里之地而介於兩大國之間不得稍施其所學使至於此極又可悲也然而使民效死勿去而有死社稷之節其視靦顏就縛茍活求生如頓子牂潞子嬰兒有辱其先人爲春

秋所誅者天地相遼矣借使不幸文公與民同死國

雖已破家雖已亡而凜凜節槩猶足以使人興起也

嗚呼理義如此之大君子安可不效乎余恐學者讀

聖賢書不知其用故歷數對齊梁之語以校文公之

說使知學聖賢者當學其用處然後可以得聖賢之

心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

余嘗論孟子之學千變萬轉不憂天下之多故也惟變多則策多愈變愈新愈出愈奇極其所歸安於理義而已矣夫齊王問交鄰國則有事大事小之説梁惠王問雪恥則有省刑薄賦之説語齊者不以告梁語梁者不以告齊今滕文公問事齊事楚則又變齊

梁之說而又有效死之說問齊人築薛則又棄效死之說而又有一說其說云何避狄之說也其變愈多其說愈新其出愈難其說益奇學不至此腐儒而已矣夫交鄰國時理義在事大事小處雪恥時理義在省刑薄賦處事齊楚時理義在效死處築薛時理義在避狄處彼以時來此以幾對毫釐有差千里失矣使當時孫商蘇張稷下諸人之見問交鄰國則曰吾當以智勝之問雪恥則曰吾當以謀勝之問事齊楚

則曰齊兵至則事齊楚兵來則事楚問築薛則曰間其謀主撓其役人使秦楚大兵奔命不暇而莫遑爲築薛之事要皆盜賊之謀僥倖之計非理義之安也而孟子獨舉太王故事有避狄之說且一等避狄耳有何説哉而孟子於其中又有造化之妙此深得帝王之道者也何以知之且其説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嗚呼何其遠大如此哉太王止能避狄何足道也惟有爲善之妙使王季文王武王尊爲天

子富有天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在克商之後而不知太王避狄之時已有八百年基本矣嗚呼君子創業垂統所憑藉者何乎善而已矣善端深大過之愈流止之愈行善與天合則狄人侵之乃所以發吾善端耳審知此理則齊人築薛意欲見逼又惡知夫不爲吾子孫基本乎夫小不勝大寡不勝衆弱不勝強此勢也理義苟安雖小猶大雖寡猶衆雖弱猶強小也寡也弱也乃在於目前而大而衆而强乃應於後

世君子之爲計將爲目前乎將爲後世子孫之計乎如其爲子孫之計雖寡小而弱亦何足慮也嗚呼窮迫之中乃自有廣大之路由是見孟子之學未易量也然則其要安在曰理義然而文公之後卒不聞有興者何也此以利心論孟子也興與不興在天而善與不善在我吾知爲善而已吾爲善乃興之道也事在秦時天理顛倒而有天下者卒歸漢氏漢乃堯之苗裔嗚呼天人之際其明如此哉亦何疑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嗚呼讀滕文公三問使人凄然不寧深思王道衰微紀綱廢壞而強大之國侵陵放横不知理義乃至於此也當時小國不幸介於大國之間不聞有親仁善鄰之事但見有憑弱犯寡之罪王朝無九伐之誅方伯無糾合之長齊横於東楚恣於南秦吞於西豈復知理義哉文公見孟子者凡三問皆言其國存亡之狀求急難之策孟子區區欲興王道如此之急者謂是故也然於危急之中設爲謀策要皆中於理義或

避之或死之皆天下之至計聖賢之常心也自常情
觀之謀人之國乃使之避乃使之死亦可謂無策矣
然聖賢之見則不如是其避也不以爲弱其死也不
以爲屈吾得理義而安焉斯已矣此所爲君子無終
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太王避狄
不害爲周之令王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乃所以爲孔
門之高弟審知此説則夫陰謀詭計嫁禍於他人而
鬬亂於鄰國以要一日之命者皆聖賢之所不爲也

故其避也爲可觀其死也爲可法則以理義在其中也故也夫文公三問孟子對之不同者以理義各有所在不可不審處也易位而行逆施而處皆有害於大道夫其問事齊事楚則對之效死立定規摹當如此也及其有築薛之問事亦迫矣於效死中又有避狄之說此孟子於規摹中深觀理義運動處以示之也至其不得免焉之問則亦極矣夫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今竭力事之不愛皮幣犬馬珠玉之奉以致其

畏天之誠而齊楚逆天侵陵彌甚孟子於此亦豈無說乎蓋理義隨在而有顧吾用之如何耳故避狄效死之說再舉而陳之使之自擇焉夫爲愛民之計理義也則有避狄之策爲世守之計亦理義也則有效死之策此皆聖賢之本心天下之至計不害名教不犯理義顧吾力量如何耳吾心在於愛民則爲避狄之大式吾心在於世守則爲死社稷之賢君顧何有不可哉然效死之節易明而避狄之心難見也儻其

心出於貪生畏死不以社稷爲意此春秋之所誅也紀侯大去其國是也孟子肯許人如此乎儻其心出於愛民如太王避狄是也太王於避狄其間自有造化何以知之其避狄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太王雖往其言尚在使人讀之幾欲墮涕蓋誠心實德孚於中而發於外非作僞所能到也深迹其心廣大高明郁

乎有堯舜之遜薰乎有父母之慈想其平時發施號令立政造事無非從謙遜慈愛中來民心愛之亦已久矣非當急難方爲仁人之語如奉天之詔以解一時之急也然此詔溫厚有禹湯罪己之風使德宗自爲之決不能殷然如發金石也此蓋陸贄平日所踐履所蘊蓄者在此故一出而能感動如此也惟太王心如此所以去邠踰梁山邑居于岐山之下而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周家八百年事

業肇於此矣夫一等避狄而太王於避狄中乃有造化如此所謂茍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太王之謂也然則何以謂之爲善第誦屬耆老之語三復而味之藹然悠然有廣大高明忠厚慈愛之心者此所謂善也夫聖賢君子當憂患之來自有安身立命之地者善而已矣善即所謂理義也余恐後世不明爲善之說故又推孟子之意而大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

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余讀易至坤之初六觀其繇辭曰履霜堅氷至及聖人至此一爻發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余三復斯言乃悟魯之國祚過周之歷至漢之初猶有禮義爲項羽堅守而不肯降漢者皆周公積善之所致也然自惠公以妾爲妻夫婦之倫亂矣隱公不書即位君臣之倫亂矣所以公子翬擅

兵桓公弑立慶父弑子般又弑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季氏三分魯國而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公賦盡入於私家兵權不在於公室以至昭公遜既不得正其終定無正又不得正其始静觀二百四十二年間天理顛倒惡氣藴積如此焉得有治安之事乎定公用孔子權相事誅少正卯而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飲羊之風遂息公慎之惡亦亡三都漸墮侵疆來復巍乎已有治安之象矣而女樂壞之以此知平公

欲見孟子而臧倉沮之者皆非偶然也夫何故惡氣凝結未易消除雖以聖賢之力猶不能消復於冥冥之中況其他人乎蓋惡氣之生始於微茫積稔不已終於浩大觸乎天則日食星隕觸乎地則山崩川竭觸乎人則為讒夫為女子為不忠之臣以敗亂國家顛覆宗社魯國自惠公以來惡氣寖盛如此故天變地震紛然四出是生三桓為時蟊螣是來女樂遠去聖人是有臧倉公沮孟子夫出乎爾者反乎爾此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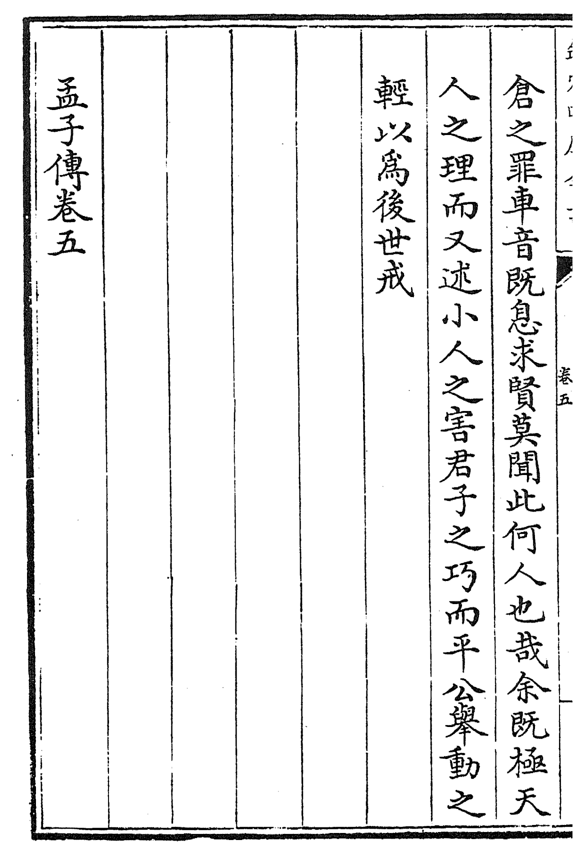
理也善既有報惡豈無歸使聖賢不得行其道者皆天也豈偶然哉夫聖賢得志必將使君安於上民安於下三綱明五常正彝倫敘風俗成顧此大福非祖宗積善豈得有此報乎此孔子遇匡人之圍則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遇公伯寮之愬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遇臧倉則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深見天意借手於匡人公伯寮臧倉以戹吾道使天下無治安之望而魯國有衰替之風此皆惡氣之積不可遽已也嗚呼深觀此理則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欺闇室不愧屋漏曷可已也蓋惡氣發於一念充於一身行於一家國君則大於一國天子則又放於天下儻知謹獨之學於履霜之微識堅氷之至於毫末之起知斧斤之尋敢謂何傷其禍將

長敢謂何害其禍將大可也若事至定公平公雖聖賢亦無及矣吁可嘆也漢武帝嚴刑黷兵筭及舟車榷及塩鐵公卿大夫相隨下獄連年出師四邊騷動處心積慮非殺人即苦民耳是以内則巫蠱之禍寃及太子外則沈命之法殃及平民惡氣如此豈復有治安之理乎是生石顯以禍元帝是生昭儀以禍成帝是生董賢以禍哀帝是生王莽以禍平帝蕭望之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望之死王章不知天意而欲

救之則王章死王嘉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王嘉死翟義不知天意而欲救之則翟義死由是推之終於宗社滅亡而後已則桓帝之殺李固興黨錮獻帝之遭董卓遇曹操乃漢明寃獄之報也玄宗不用張九齡德宗不用陸贄文宗不用裴度使有禄山之亂盧杞之亂甘露之亂若有鬼神陰沮於其間者乃太宗開基之際殺竇建德誅蕭銑之報也由是推之則孟子有不遇魯侯天也之語其可謂深識天人之際矣

然而小人之沮君子其說乃如此之巧不可不知也臧倉嬖人安能為此乃知惡氣感物有以使之也其巧如何曰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其言則有理其事則可疑豈非小人之害人其說乃如此之巧乎君子處心無愧巧與不巧吾何卹哉然平公以樂正子一言遽欲命駕臧倉一言遽又諾之不復孜問是非詢諸左右亦可謂輕矣如此資質安能有為乎樂正子辨析如此卒不聞有悔悟之言正臧



倉之罪車音既息求賢莫聞此何人也哉余既極天人之理而又述小人之害君子之巧而平公舉動之輕以爲後世戒

孟子傳卷五

孟子傳卷六

宋 張九成 撰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

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曽比予於是曰管仲曽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徳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

而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
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
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
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
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

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渇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世皆疑周天子在上而孟子以為以齊王猶反手又曰行仁政而王又曰王者之不作是欲以齊王為王以齊王為王則將置周王於何地吳楚僭號稱王春

秋比之夷狄孟子乃以夷狄待齊王何也曰學者學
聖賢當考其時論其人熟誦其上下之辭深味其前
後之意豈可如乘間伺隙掇取一言半辭便不信不
疑而遽詆訾聖賢哉孟子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
曾子曾子受道於孔子源流甚正不似子夏之後流
入於莊周子張之後流入於墨翟之比也豈不知周
天子在上又豈不知秦楚僭號得罪於春秋乎當世
大賢其識見思慮想亦大過於後世之君子矣借使

語之不精考之不詳疑之可也非之可乎非之且不可況詈之以比蘇張之流乎甚可悲也夫其所謂王者非王者之位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此王道也當周之盛時王道行於天下周無令王王道廢絶而霸道興霸道又絶而譎詐興以殺人為功業以奪地為英雄以

覆人宗社墟人城郭爲得計所謂王道者不復有也孟子憫之力以王道爲言其意欲人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豈忍復聞霸者之說乎夫霸者之說假仁義以濟其姦者也責楚不貢包茅令燕修名公之政意乃在於伐蔡伐山戎伐原大蒐其意乃在於一戰而霸誠心安在哉惟其始之不善故其終也大壞蕩如狂瀾烈如猛火不可救矣公孫丑涉學

未深聞道猶淺乃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此孔子之門五尺之童所羞談者也而丑乃以期孟子豈不成褻瀆乎其狹劣如此者無他焉生乎齊長乎齊聞見乎齊止知管晏而已豈知其上有臯夔有稷契有伊尹有傅説有周公相二帝三王為唐虞夏商周之盛乎夫曾西不敢比子路乃耻於比管仲儻以管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論之子路無有也以管仲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論之子路無有也

然管仲之學至此而極矣子路之學方興而未艾也必欲成就二帝三王之功業不肯因陋就寡取一時之名如管仲而破壞先王之大道也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自北杏之會殆不過數年爾管仲方死桓公尚在楚人滅江黃而不能救狄人侵衛而不能下身死未幾公子爭立蟲出于戶而不能保其既死之尸王者之道固如是之促乎方桓公之任管仲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不爲不專首尾二十餘年不爲不久

令仲死未幾而國幾亡此特以智力把持耳豈長久之道也哉子路所學規模甚遠帝王之學也寧學未成而無分毫之功不願舍帝王而成此淺陋之功也曾西所以羞比者乃孔門家法也曾西且不爲況孟子志學孔子肯下比管仲乎公孫丑俗氣未除邪心猶在止見管晏之功業不知二子之存心乃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歟其仰慕管晏如此想見丑之識趣也孟子乃直述意之

所向曰以齊而行王道止反掌之間耳公孫丑見識偏邪溺於霸道不信王道之易行也且曰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歟觀此所問雖見丑之墮於俗學亦可見丑之博洽考訂其學不肯輕易也孟子於是言文王之時紂雖無道然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如太甲太戊仲丁河亶甲盤庚相繼而出而武丁又中興於衰微之時紂

去武丁其世未久故家遺俗之習尚流風善政之感人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公左右輔相之尺地一民皆其所有而臣之王道尚未絶也王道未絶文王之心也行不行何容心哉及紂脯鄂侯烹九侯拘文王殺比干囚箕子聽婦人之言行炮烙之刑王道至此而絶矣武王不忍王道之絶故起而伐之今赧王在上而號令不行於天下秦楚雖大皆有夷狄之風使其得志必毀滅典墳魚肉生民唯齊

王有易牛之心有求教之志自言其短而不肯文過

自知其罪而不敢尤人又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而齊乃有其地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乃有其民夫地如齊王民如齊王資質如齊王大

與文王之時不同可以號令四馳可以鼓舞一世止

欠行仁政耳使行仁政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

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

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則王者之道行矣齊行王

道此其時也夫王者之不作未有衰於此時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使齊王行孟子之言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狗彘酒醴牛羊相宴樂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當一日而千里一息而千古速於置郵而傳命民之悦之猶解倒懸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豈虛哉夫孟子之言謂行王者之道耳非據王者之位也使諸侯據王者之位雖蘇張等亦知委曲避就

而謂孟子爲此言乎學者語之未詳擇之未精以凡
俗之心覶聖賢之緼妄有詆訾易生排毀深可悲也
故予爲之解辨使知孟子所謂以齊王猶反手者謂
齊行王道猶反手也非謂據王者之位也所謂行仁
政而王者以謂行仁政乃王道耳非謂據王者之位
也所謂王者之不作者以謂王道之不作耳非謂使
齊王貪王者之位也所謂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
者以謂紂雖無道然有天下令諸侯而文王區區以

百里行王道勢力既小土地又狹其能鼓舞天下也難矣非謂欲據紂位之難也而今而後當知孟子所謂王者皆王道也非霸道也審乎此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而孟子無根之謗亦自此而絶矣學者試深思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寛博亦不受

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

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

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

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

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

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

余讀此一章見孟子反覆辯論引古證今剖微析奥校量聖賢可否諸子周旋究轉常趨詣不可窮詰此皆所學深遠如江自岷山來淮自桐柏來河自崑崙來滔滔軋軋極望無際分流別委皆不失其本宗其盛矣哉至於其志所尚其見所趨殆未易窺測也夫公孫丑問加齊相於孟子孟子則以謂告子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有道孟子乃論北宫黝孟施舍及

曾子之勇丑問告子孟子之不動心孟子乃可否告子而有志氣之說丑問孟子所長孟子乃有善養浩然知言之說丑問孟子已入於聖域孟子乃論孔子不居其聖而子夏子游子張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之說其意亦以聖自許也丑問孟子所安孟子皆舍之而不學其志爲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歷論三聖之學而願學於孔子丑問伯夷伊尹與孔子一等乎孟子則獨尊孔子以

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其學必欲至於孔子而後已夫秣馬北首則燕必到膏車南向則越可趨所志在孔子駸駸轆轆純亦不已今日不到後日必到今月不到後月必到今年不到後年必到此生不到將來必到持此不已之心何所往而不可哉孟子所見極高所志極遠舍顏閔伯夷伊尹而直望孔子而學之其所見所志爲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孔子有同道之事乎孟子則以得百里之地爲君皆能朝諸

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為丑問其所以為異孟子乃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說而獨尊孔子焉余尋其問端止謂加齊卿相動心與不動心而問對往來乃發聖賢之深藴辨諸子之是非宏辭至論大開正路一新見聞偉哉戰國說詐之中乃有如此盛大之事也夫齊之卿相如鄒忌輩皆能為之顧何足道孟子學二帝三王之道卿相乃其所固有也第恐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天下在

戰國時非孟子其誰哉夫何動心之有公孫丑之知孟子也亦淺矣孟子知當世之士墮於流俗習於舊染以恕待物以寛接人初無忿辭疾言乃告之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丑以謂加齊卿相不憂不懼其勇如此過孟賁遠矣初以孟子比管仲今以孟子過孟賁褻瀆如此亦可怪也孟子又無忿辭疾言但告之曰此亦非難事耳告子尚先我不動心而况於學造聖域者乎丑又問不動心其適然耶抑有道耶夫習射

亦末矣尚有連雙鶬於青雲者習御亦末矣尚有獲十禽於詭遇者顧不動心豈無得而然哉然不動心者勇而已矣勇有數等不可槩論也北宫黝孟施舍皆以血氣為勇者也豈所以語於大君子之門北宫黝一切血氣盜賊之勇也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成濟蔣元暉皆能之何足道哉孟施舍雖未免血氣然猶以道理為主如視不勝猶勝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似見理也至於謂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豈非未免血氣乎曾子所養本於忠恕是見理者也故孟施舍似之子夏所養尚有紛華是血氣未除也故北宮黝似之然謂子夏有黝之凶狠謂曾子有舍之直前則不可學者當以意逆之安可徇文辭而厚誣此二君子也其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謂黝舍一等皆是血氣大槩不相過也然孟施舍無懼其守約大勝北宮黝矣黝舍養勇一則凶狠如盜賊一則直前如武夫皆屠酤之

流耳豈聞大勇之說乎何謂大勇曾子嘗聞於夫子
又嘗以語子襄矣其說曰自反而不直雖一介之夫
如褐寛博者吾不敢以惡聲加之以曲在我也自反
而直循理而行雖千萬人以謂不可吾將循理而往
焉且孟施舍一於無懼而不問已之是非豈聞所謂
大勇者其約乃在於吾直與不直如何爾丑既聞一
等是勇而其間曲折如此是不可以孟賁比孟子之
勇矣然不知告子之勇比孟子爲何如哉孟子又於

是剖析告子之得失而使丑知學之精微蓋差之毫釐其失千里不可雷同苟合而不分別明白以至趨於邪徑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失其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得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也夫志氣之帥勿求於心可乎吾志尚爲氣之帥況言又遠於氣耶氣體之充則勿求於氣之語謂之可則當謂之是則未然請細陳之夫志至焉氣次焉是氣以志爲主也然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又志

以氣爲養焉志與氣交相養乃至論也丑不明其意乃曰志至焉氣次焉而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直指以志氣相爲用處告之曰志壹則動氣以謂志之充塞則可以動氣九韶奏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麒麟自獲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氣之充塞則可以動志如河出圖而畫八卦洛出書而演九疇此所謂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如其未明且觀夫蹶者之驚則心爲之震棹趨者之敬則心爲之端嚴

氣之動志亦可見矣斯理亦妙矣然而此就告子之長短而言之孟子之所養則又異於是矣故因公孫丑之問而極力言之其間造化之妙功用之神與夫學者之病一一剖析至於微言精語可守可充者悉皆具備嗚呼孟子真有大功於聖道者矣其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夫浩然之氣非北宮黝之凶狠非孟施舍之無懼亦非告子之以義為外不得於言之學也然而是氣也可以心得難以言論其為

氣也非血氣非客氣乃理義之氣也理義之氣無物
可並故曰至大無物可屈故曰至剛無物可撓故曰
以直此言氣之體也此孟子心所自知也此孟子指
心之所自得而言之曰未嘗留意者不知此爲何等
語哉大矣剛矣直矣如嘉穀善種當有日夜之息雨
露之潤當無牛羊之踐狼莠之殘乃能千倉萬箱以
爲農夫之慶至大至剛以直識此體矣當内自琢磨
外求切磋胥之以禮義之澤息之以詩書之訓聲色

貧利一不得淫蠱之此所謂養而無害也如此則剛大直之氣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其功用所及如乾坤之運六子滄溟之轉百川日月星辰嶽瀆精瀾皆吾氣之所在也是故斂之則爲剛爲大爲直發之則爲道爲義終不與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相合也凡四海道義之士聲氣之同臭味之似者皆當來而相應矣其充如此夫何餒哉是剛是大是直雖吾固有之物然豈可以不養哉所謂養者其要

在於義耳所謂義者凡吾所當爲者則力行之所不當爲者則力止之日復一日新而又新則此氣完矣是氣也是集吾固有之義以生者非義自外來而成之何以驗之心爲所不當爲者是欺闇室愧屋漏不足於心慚生於内顔變於外餒莫甚焉告子不知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乃以義爲外顛倒如此其不動心者亦血氣之勝耳孟子又指其要處使學者知所歸焉其要安在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

也此孟子養氣之妙處余所謂至言精語者在是也所謂必有事焉者謂心不妄思以義爲主也夫心無事則衆邪皆入心有事則百物不干此所以必以義爲事也以義爲事當純一其思精專其慮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可也不可動也動則妄生不可急也急則理逆故曰勿正勿正謂純一專精不可動亦不可急也心勿忘者即必有事之用功處也勿助長者所以力言正之之所以害道也夫必

有事者必有正之之病心勿忘者必有助長之病孟子又恐助長之病天下不明知其爲害也故力引宋人揠苗爲言又恐以揠苗爲戒盡廢其所養也故又以不耘苗爲戒其有功於聖道可見矣浩然之氣既已成就則非道非義之言一經吾耳皆能識而辨之以此觀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可乎孟子自養氣而知言而告子乃欲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顛倒可知也何謂識而辨之若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是也夫有蔽於心則其言詖而不正有陷於心則其言淫而不正心離於道則其言邪而不正心窮于詐則其言遁而不正顧此等辭生於其心時君用之則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天下被之則害於其事此所以闢楊墨放淫辭而不敢已也曹信公孫疆乃至亡國秦用李斯乃至亡天下聖人復起必以此論爲至當矣古之善言與孟子意合者則有其人矣故曰宰我子貢善爲説辭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孟子以謂德行我能言之至於辭命則不及宰我子貢諸公矣丑見孟子論養氣知言之説一洗俗學之陋乃遽然歎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夫始也以孟子望管晏過孟賁今遽以聖許孟子是知養氣知言之至言精語與夫闢辭妙論足以聳動其精神搖蕩其思慮也嗚呼盛哉孟子不敢以聖自名故驚而爲之語曰惡是何言也且以孔子不居其聖告之夫孔子不居其聖則是既聖矣故

又言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尚皆具體而微況於我乎此微辭也丑不會此意乃曰敢問所安此孟子所以盡舍諸人而不論也其志蓋欲宗孔子矣丑又問伯夷伊尹何如孟子又力論二人之道而論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之爲孔子而吾不願學伊尹伯夷獨願學孔子耳其志爲如何哉丑又問伯夷伊尹孔子一道乎孟子乃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孟

子所學既不肯在子游子夏顔淵之列又不肯在伯夷伊尹之列獨委心歸計於孔子且欲求自生民以來未有之學不願爲一體具體清任而已也丑以謂既皆聖人亦有同乎曰有同於朝諸侯有天下同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至於異處則生民以來未有出於夫子者且引宰我之所見子貢之所見有若之所見以爲言夫三子之所見豈爲夸大之辭以自私於聖人哉葢學極其深者乃知其言

之不妄耳孟子蓋以三人之論爲至論故曰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而説者乃謂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未有也此三子皆孔子弟子縁孔子聖德高大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明師徒之義得相襃揚也此蓋未知孟子者夫孟子嘗論三聖與孔子矣而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其意豈不明甚蓋言三聖人聖矣而不知聖之外又有智焉夫聖之外又有智則是此智所以運聖也三聖聖矣皆在一偏未能運也孔子聖而又智非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乎何得言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此語以論舜與文王可也施之於此蓋爲未當又以爲師徒之義得相褒揚此論亦太

鄙矣且三聖聖矣然而未中孔子聖而又智而又中則賢於堯舜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皆非私論真有所見而言也孟子所志如此所學如此所見如此而公孫丑以管晏孟賁比之孔子之聖三子或以爲賢於堯舜生民未有出類拔萃何孟子之門多流俗之人而孔子之門又何英才之多也世衰道微至孟子而極矣可勝歎哉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

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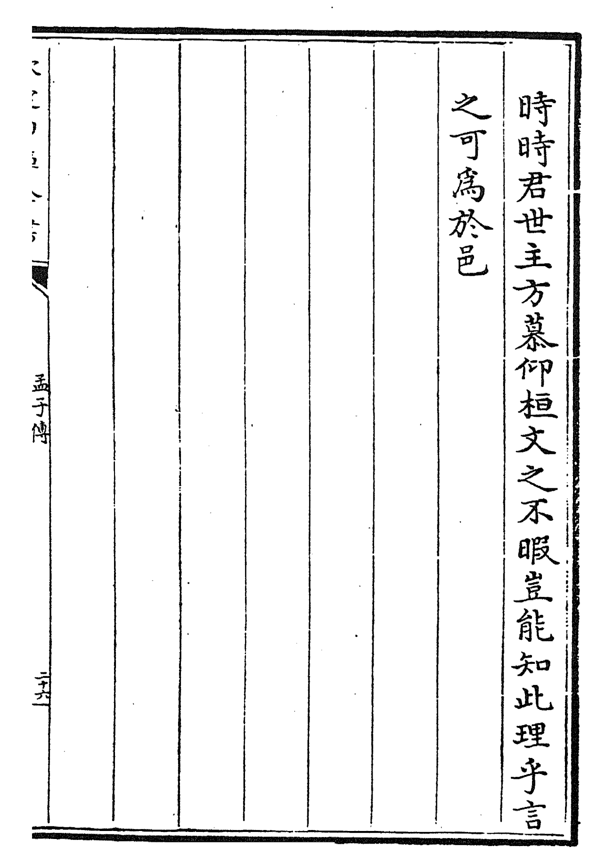
嗚呼善論王霸之道無出於孟子矣蓋霸者以智術爲主王者以至誠爲主至誠乃心所固有者智術乃罔念所成者以至誠行仁政是其心出於救民耳非有所冀也以智術假仁政是特假塗以要利爾豈以

民爲心哉如齊桓實欲襲蔡而假包茅之名寔欲服諸侯而假葵丘之名晉文實欲伐楚而假避舍之名實欲一戰而霸而假大蒐伐原之名雖一時風聲威令足以聳動鄰國然而天下皆知其心出於智術恃以智術之不如故聽其號令耳儻智術出其上則將以僕奴待之不然相亢則爲敵相並則爲參其肯服之乎若夫王者之心則不如是心見仇餉之不仁故有征葛之舉心見莒國之不道故有徂莒之征非出

於智術也至誠救民而已矣故湯之征葛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而文子武王之伐紂也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豈以利爲心哉故如霸者之所爲竭其智術侵人土地取人城邑可以爲大國而已矣然而怨結于心特待時而發耳如王者之所爲本不爲廣土地充府庫計也故湯以七十里而天下歸之文王以百里而天下歸之湯之有天下文王之三分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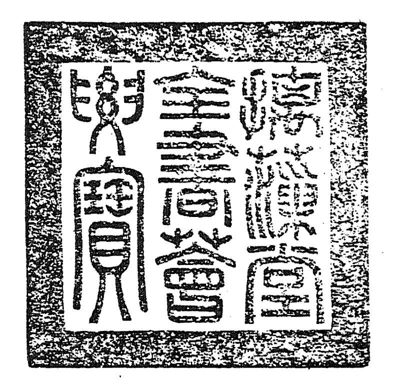
至誠所感民心歸之如子之歸父母水之朝東海豈强以智術驅之哉特其心之所願欲爾孟子知此意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夫孟子論王霸之民而又發七十子之服孔子之意以明孔子非以智術得諸弟子也不知孟子之指何處見七十子心服孔子如此哉夫孔子一旅人耳非有祿以富人非有爵以貴人以子貢之才辨子路之勇敏冉求

之智諝皆足以揖將相而動王公然而甘心饑餓勞苦以從夫子周流於天下儻非道德之大豈能服其心如此乎乃知霸者之民兵勢之壯猶足以使之一旦國家削弱則皆相率而去之有何心於戀慕哉夫王者之民則急難相保窮迫相扶蓋平時所以固結其心者皆至誠也故民皆至誠以報之所以太王避狄來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以明王道之大孟子可謂深知王者之所存矣當戰國之



時時君世主方慕仰桓文之不暇豈能知此理乎言之可爲於邑

孟子傳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